

触摸高原美景

刘大国(四川)

漫步康定城

下了雅康高速,在临时停车点进行短暂休整,然后继续向城区行进,不太宽的路面进出的车辆排成长龙。短短的一段路走了十多分钟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排柳树,在风的鼓动下柳枝飘飞,伴随而来的还有哗哗流水声。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向高高的山峰仰



望,努力让眼睛寻找是否有漂亮的瀑布,从山顶飞流直下的壮观。

车在导航的指引下进入光线暗淡的停车场停下,这也算是来到康定城了。走出停车场跨过单行道路面,走上了绿柳下的人行道,一条白色的栏杆外便是一条河,原来水声就是奔涌的河水发出,康定原来就是一座“溜溜的城”。街道干净整洁不染尘埃,空气清新,到处显现出优雅的情调,真不愧是一座浪漫之城。

走在折多河边,从上街翻滚而来的河水呈现出一抹柔和之色,在金秋的十月带着股股寒意的风,让我添加了厚衣服的身体打了几个寒噤。仰望巍峨的郭达山,云雾缭绕,仿佛跑马山的情歌正在溜溜地飘来。

峡谷里的康定,是一座真正的安康之地,是漫步者的天堂,花语轻轻,河水窃窃私语,在小桥上看河水从脚下流过,像一首诗语漫过心田。走累了坐在小桥上小憩,晒着从山顶飘来的缕缕阳光,或聆听长者坐在那儿摆着康定的故事,一幕幕历史影像仿佛从眼前走过。

涛语相伴的城市,在高山的怀抱里,真是一方世外桃源的福地。没有工业机器的轰鸣,没有高大的烟囱冒着滚滚的白烟,没有喧闹的人流,祥和就是这座城市的特点。当我走在河边狭长的集贸市场,来来往往购物的人群,在摊前讨价还价的人们,都在柔声细语中进行,牦牛肉摆满了街的两边,还有种类较多的山珍,直看得我眼花缭乱。

小桥流水人家的优雅景致,被“康定情歌”牵着,在溜溜的康定城里漫步,河边依山而建的特色楼群,以及食坊、酒店、商店,还有悠闲的逛街行人,在阳光里诗意般移动。河风阵阵轻拂,桥上盛开的黄色小花舞姿柔曼地摇曳,坐在花语桥上看河水奔流,看街景,偶尔还有转着经轮的长者擦身而过,他们带着温和的笑容,康定的一切都很祥和,祥和得让时光在此停留。

甲根坝美景如画

穿越二郎山飞入康定,带着肥美的思想

走来,不惧高原反应的探秘者,带着一路风尘,轻轻地把翻越折多山的惊奇放下,又轻轻地走进高原的柔色里。特别的高原树木亭亭玉立,一树浅黄色的衣袂如同出浴的仙子;散漫的牦牛闲步在草坪或道路上,有的在专心地品食,有的微微抬头在吟诗;鸟儿轻轻掠过树间,黄叶像船儿在空中起航……所有的惊奇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成为最美画卷。

黄昏下的藏族小楼,玲珑有致,围墙上一抹小小的春色。藏家娇人在持家,小小玩童骑着电动童车在欢闹。套着的藏氍在狂吠,直把宁静的黄昏吵出一抹浅浅的炊烟。一路欣赏着美景,又来到一座小楼前,简单的围墙,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掩不住沧桑的容貌。望一眼围墙内的景象,没有花草的明媚,四只甩着尾巴的牛儿在品食,墙角的大树下卓玛在专心致志地挤着牛奶,四溢的奶香扑鼻,还有一只牛犊仰望着门口的陌生来客,一幅人畜和谐的画面美轮美奂。“扎西德勒”,挤奶的卓玛听着声音停下工作起身望了一眼不速之客,随即起身双手合十。一声“扎西德勒”,又走出了小园子,沿着一条不宽的细石小路前行,夕阳下的草坪摇曳着金色,风中的高原大树数着金色的叶子,美滋滋地炫耀高原的美丽风光。康定甲根坝“立丘河”就像是美丽的卓玛。



在月色柔和的夜幕中,我们又来到日头村藏家做客。走进佳毛旺姆的家中,在藏族风格的大厅依次坐下,奶香浓郁的酥油茶表达主人的热情,为珍贵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热情的佳毛旺姆不停地叫大家品尝藏家的酥油茶,大家一致请佳毛旺姆一展藏家歌喉,漂亮的佳毛旺姆抱着一岁多的儿子,节奏自由的歌唱在厅内嘹亮,藏汉一家亲的融洽气氛在厅中弥漫。佳毛旺姆唱完歌后,大家又请佳毛旺姆跳舞,只见她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起舞,客人们纷纷起身加入舞蹈行列,洁白的哈达旋转飘若浮云。源自生活的精彩,耕地、除草、收割、打场的动作艺术地表现在舞蹈中。时间在欢歌笑语中一闪即过,意犹未尽的我们起身向佳毛旺姆道别,又在美丽的高原月色中返回住地,明日又将走进美丽的地方。

逍遥月亮湖

翻开川西高原的页面,神仙和美景就是想象的翅膀。月亮湖,一个被时光忽略的康定景点,在海拔 3000 多米的深山峡谷中,原始而神秘优雅空灵,草甸和一汪湖水清澈如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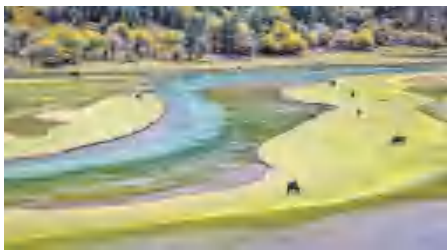
走进景区,时光仿佛停下了脚步,湖边高大的树木苍翠,未经处理的湖边小径,高山碎石和泥土是那样的原始,纯净而淡雅,阳光悠闲地从树叶间一片片地洒落。三三两两的游人在湖边低语,走走停停地欣赏美景,时而走在湖边草甸留影,时而站在横卧的枯树上做一个诗意的动作,美美地留下绝美的影像。

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止脚步,一切的一切,正如一弯月牙状的湖水。穿着色彩各异的男女老少,东一群西一个散布在湖边,就像天上的星星,置身在月亮湖畔。被这番美景震撼的我,只有思绪的影子可以穿越,对话天地造物的时光雕琢,勾画出的奇美图画。走在这原始的景区,如同在白日的一道梦中穿越,这川西高原深藏的明珠。坐在湖畔,一块远古的石头上,停留仰望,就是一句凝固的诗句,在我的手腕甜甜地躺着,盛开一道梦的大餐,月亮湖的柔和色彩。仰望你,这高原的瑶池圣地,格桑花的馨香,卓玛纯洁的歌声韵律般缠绕着我。

看见身着红衣的女子,在弯月之上像跳动的音符,绿色的草甸,举起的相机,人与美景的交融灵动而和谐。恋恋不舍在弥漫着时光的旅途,有笑声时不时在湖畔悠然地走过,天生丽质的美,得到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口音的赞美。当我轻轻地走来,轻轻地翻开月亮湖的页面,当我的眼睛读出一句,人间的美景在川西高原。在湖边的林中漫步,原始神秘的高原海子,如同卓玛深情的眸子,吸引着一双双渐次放大的眼神,那渐次变调的声音,从童话中走出耳朵,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洒下童话般的旅途时光。

举起手机录一段视频,无需剪辑就是绝佳的作品,一曲神歌,一个传说,直接点亮旁人羡慕的目光。高山云雾是卓玛舞动的裙衣,山风像“扎木年”缭绕,飘飘缈缈,朗读只是那一张思绪的嘴巴,赞美着你纯粹的美。是你的美推开我的心窗,坦坦荡荡地跳进去,游一游那条时光之河。红尘中的时光,在月亮湖中洗去满身尘垢,洗去人生旅途翻山越岭的疲累。

日子是停靠码头的船,无风时静静地躺着,风来时摇出一串梦呓,有多少往事都是在美景中融化。旅游是忘却,是洗涤心灵的



快乐之旅,行走在自然的天地之间,在高原的祥瑞之中舞蹈人生,在时光的云端,心如月亮湖清澈的水波。行走人生,来到高原的美色之间。思想的泉眼汩汩地淌着,泛着时光的粼粼波光。月亮湖,你才是深闺里的卓玛。

(图片来源于网络)

锦里诗苑

我想，买一匹马(三首) 孔庆武(辽宁)

我想,买一匹马
行走大地,夜赏星,围篝火
我想,买一壶酒
你吃青草,我喝酒

你咀嚼阳光雨露和清香,睡了我咕咚咕咚一饮而尽,醉了

我想,喊一个人的名字
走千山过万水,
直到一匹马只剩下骨骼

我想,抵近大地的呼吸
再次熟悉春天的味道

风掠过马背
一匹马站在一场大风里

东山雪

风和雪,谁在前?谁在后?
这么多年了,没有仔细地看一场雪

雪走到东山顶上,又被风吹落
那首歌还在,唱歌的人在哪?

更多的时候你像隐于东山的雪
会在冬天路过,小坐片刻

烹雪煮茶,忘记时间,促膝而坐,
闲谈山水
如果女人是水做的,雪儿一定是前世雪的柔软勾勒东山的轮廓
山泉十里,那是我们昨天的泪水

请记住,我们生下来就会流泪
雪遇见阳光,我遇见你

水做的你

我看得见你的清澈
却读不懂你的蓝

我决定从一条小溪,开始
追逐你的脚印,用半生时间走到大海

浪涛骑着海面的云朵
云游,有时遇见海市蜃楼

每一次潮涌,拍打浪花
万马奔腾,在一千里,一万里海岸线

海天之间,哪个是你
那片蓝

半生行走,半生读你
水做的你,写进我的字典

海风拂去一路尘埃
柔软,丰盈,明亮,无色无味

生命离不开你——水
我的一生同样离不开你

水做的云,水做的雨,水做的酒
还有水做的你

山村记忆(组诗) 蒲建建(四川)

乡愁

大门上一把铁锁
锁住了昔日的犬吠
锁住了袅袅炊烟
锁住了牛羊的欢叫声

山路早被杂草掩盖
原本水清色亮的山湾塘
如今已是满眼荒芜

村庄里
只有几个行动迟缓的老人
每天把太阳背来背去

村庄的黄昏

西沉的落日醉如酒色
村庄停泊黄昏

一只白鹭飞起来
把流水还给了小河

母亲摘下戴在头上的草帽
将脚步安放庭院
把小路放归山野

然后
用树枝和杂草
去喂羊

“这么多鸡都在哪儿下蛋呀,窑洞里吗?”

“不全是,一部分在窑洞里做窝下蛋,还有一部分鸡比较懒,就把蛋放在荒坡的草丛里了,一般隔个三五天我就到坡上去捡一回蛋。还有的就根本找不着,随后发现好几只老母鸡都领着一群群小鸡仔回来了,我才知道原来它们在外面‘成家立业’了。”说完后,他无比开心地大笑起来,旋即就又陷入只有他才懂的沉寂中。

濒临消失的炊烟

沉甸甸的山村

长在柠檬树上的山村
被秋风轻轻一吻
就醉了

垂下的枝头
把天空拉得更近
沉甸甸的芳香
是压在大地上的欢愉和收获

辛劳的父亲
左手推开黎明
右手便扛回满院月色

而母亲端出一脸灿烂
那是我们生活的
伟大封面

月亮不是灯塔(组诗) 石红樱(四川)

逃

她打开门
让风从房间经过
接着海就来了
蓝蓝的在窗口漾着
可以进来吗?

恐惧变成小船逃出去
但月亮不是灯塔
也许她会沉溺

失败

把屋顶捅漏
也许会落下飞碟
然而没有

雨灌进来
房子满了
她变成无声的鱼
在失望里游着

一整天的太阳
晒得干吗?

飞

这是个不可实现的梦想
鸟儿会歌在肩头

就像把风打成捆
贮藏起来

只要有一丝缝隙
它也会出去

老农父亲

云朝清(四川)

记忆时起,父亲就患上了土地情结。
严重到了看见村中荒芜的土地——
他都要捡种。
父亲说:荒了的土地也是土地,
荒与不荒,它们都没错。
错的是丢荒的人。

父亲在川西平原的农谚里,
挑着春夏秋冬,迈进
春分、谷雨、秋分、冬至……
播种、除草、施肥、收割……
轮番演绎着劳作的四季歌。
稻谷弯腰、瓜果成熟,
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
他喜欢对着地里的庄稼微笑,
咧嘴的样子像藤架上的苦瓜花。

父亲满脸深沉的皱纹,
犹如土地上的沟沟壑壑,
但每一道沟壑,
都蕴藏着父亲对土地的无言诗文。

我们成了新时代的农民,
父亲却在土地上睡着了,
睡梦里,也常常对我们叮嘱:
无论如何,不能亏待土地。

时光

韦磊(广西师范大学学生)

请你用打字机
帮我敲一个秘密
风也知之甚少
——接着
把它平整铺好,细细读
在桑甚透紫时节
将它摘下、眷录
——山泽
是岁月唯一的押尾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117 期

一个人的村庄

申何秀(山西)

在太行山脉的深处,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北有一座“羊神山”,山脚下坐落着一个被浓绿彻底淹没的小山村——阎老安。

今天,兄长和我相伴,踏着只有一个人出没的脚印前往一个人的村庄探险。接连五天的连阴雨刚过,一路泥泞,每走一步,都会在双脚的漂移中一次次失去重心。露水灌满了鞋子,双脚在循环进出的泥水中叽叽作响。路早已被茂密的植被霸占,依稀的脚印上方,偶尔可得一小片的天空。我在前头开道,手中不停地挥舞探路的木棍,在层层设防的蛛网中艰辛剥离出一条行进通道,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滑行,终于再次踏上这片曾经的热土。

环视眼前诸景,不由得酸泪潜涌。在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孤立在荒草中岌岌可危的门楼。门楼上参差的青瓦仿佛老朽的牙齿,七零八落。凋零的院墙若隐若现,再也无力守护满园的桃李李枣。剥开荒草寻路强行挤进院中,一孔孔失去门脸的窑洞惊恐地与我强力对视着,我不由觉得周身冷汗淋漓。墙壁上依然挂着废弃的自行车轮胎和一面失去箩底的筛面箩。烟熏黝黑的灶台冷冷地蹲在墙壁一角,灶台上方是一眼在土墙上凿出的拱形壁龛,灶具调味品幻影犹存,近乎顽固地在等候着主人的回归。老母鸡孵小鸡的荆条箩筐,有气无力地躺在后窑底墙根,积满了灰尘。这里的每一处生活痕迹,都能激起我无限的遐想。呆若木鸡的我悄然退出,继续前行。我们被潮湿的浓绿包裹着,周遭满是杂草荒林,知了使足了力气不停地喧叫,不知名的鸟儿在树林中来回穿梭、鸣叫,无论你怎么努力都看不清它们的模样。也许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惊扰了它们的宁静世界,

也许我在它们眼中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抑或它们是在竭力唱响生命深处的挽歌。

行数十步,忽闻前方群狗狂吠,声嘶力竭,陡然觉得周身热血荡漾。心想,有狗的地方定有人类居住。抬首凝望,四条狗凶相外露怒不可遏,一字排开,列队挑战我俩。我和兄长鼓起勇气继续深入,四条狗以岸为界,急促狂吼。就在我进敌不退的危机时刻,它们的主人闻声现身,断然一声呵斥,狗吠声戛然而止。

我们战战兢兢地穿越到一个生机盎然豁然开朗的新世界。这里居高临下,地形平坦开阔,三面环山,一径通衢,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凌风危立的这位应该就是阎老村现存唯一的“活化石”了。

主人十分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入了他的生活领地。他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额头却写满了沧桑。中等身材略显消瘦,皮肤微黑,衣服很干净。裤子似乎肥了点,不合腰。趿拉着一双拖鞋,脚和鞋洗得十分干净。

“你们怎么想起跑这里来了?这可是个狼不吃的地儿啊。”

“我想看看咱们村现在变成啥样了。”其实我是慕名而来的。

为了拉近我与对方的距离,我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双脚坦然展现在对方面前。随手递给给他一支香烟,他摆手拒绝。

“你要看村上是个啥样子,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除了我住的这孔窑有门窗外,包括对岸的所有窑洞都一个样,不是半塌,就是全塌,还有一些窑已经不是窑了,成洞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对岸瞭望,只见那昔日笑语喧哗的一座座院落悉数变成